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
今上皇帝承前　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
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眞人爲頭衆先
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衆
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
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
超長老奉福亨長老平灤路開覺邁長老大
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素摩室利譯言
眞定蒙古歹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
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
等三百餘僧儒士竇漢卿姚公茂等承相蒙
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
餘人共爲證義道士張眞人蛮子王先生道
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
餘人共僧杭論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
文字李志常先於
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辨論已屈伏了招承
燒却

至元辨僞錄卷第三　　何　十七末

元至元辨僞錄卷第四
大都路道者山大雲峯禪寺傳法沙門祥邁奉　勅實錄擇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
文字李志常先於
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辨論已屈伏了招承
燒却
皇帝恐先生每心內不伏特傳
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
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体例若義
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荅
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
義負剃頭爲釋時先生每鳧躍鶴列藍袍錦

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辨諍源起化胡今將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辨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君說也釋曰若是老君說来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来道曰你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偷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上等好人釋曰自古已来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曰覺箇甚麽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答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来偷俺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都當面偷了　帝問諸儒曰仁義之語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將来說佛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道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爲證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来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爲憑帝問自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亦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麽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麽答曰都中使用麽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並無一答那

摩國師以柱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駑馬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說箇什麼　按合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爲什麼荅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荅唯此道德爲源本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荅曰漢兒地面史記文字說化胡事問你上說言他國史記與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王史記言語還憑麼荅曰都是史記敢不憑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恁胡說

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成佛來明知你每之言並是虛誕之說道士無荅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道不曾見說老君度人世曾聞麼道士荅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你偏聞得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　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既無據面赧詞窮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哥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實死妄引莊子秦佚吊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無實說道士又啓帝問張真人曰你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你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呪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並無酬荅時逼日沒閣中昏暗　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

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録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喻并私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並令分付釋家洎燕京奉福寺長春宮所占盡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偽經及有雕底板木並令燒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刻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譏恃力却田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讃義稱佛門之多讓焉

聖旨付將來俺每拘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謊上將和尚指說出来底說謊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限兩箇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謊文書轉刻到碑幢并塑畫壁上有底皆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追取說謊偽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觀宮觀有底偽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慜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却萬壽諫和尚與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道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凍其理也不出有無之或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

聖旨付

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

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義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多爰有全真哀集道藏充函溢几空多修煉之方堆案盈箱謾說導引

之術延年却老自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王浮志經學謝管窺智慚螺側矜白鳥之翼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輝日月攄已所憾悖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辯逼真攘竊佛經黷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猖狂覆水而說涅槃曾無慙憑據踈妙法有類俳優用梵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纏說既非老氏所制毀之則有益生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有光先哲伏承我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蕩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欲還淳情存去僞理垂事舛者雖在親而必除義當符名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觀妄傳化胡僞書并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如蠆尾述妖妄惑人心傳搖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深玷辱先賢之典謨敗傷人倫之風化如

聖旨到日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之前並皆焚毀杜絶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葉墜柯摧雲收霧卷狀洪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爍輕氷負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即除邪教可謂廓清寰宇大振玄風佛日由是增輝法雲所以大布蒙

皇家闡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林正當今日既然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且道燒却後成得箇甚邊事諸人還委悉麽西風也解嫌狼藉吹却當年道教灰

於中都憫忠寺前築臺集在京僧道官僚及士庶人焚燒諸路應有道藏經傳記并開行印板並皆除毀掃其邪跡仍飾隨處道觀不得私畜如違治罪今築土臺用記其處其天下占了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遍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當時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姓不勝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　上召問曰你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耶道士曰山中住来不知此事　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誑謊人也使賚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邢州人也　上怒其不實

太

始則配塗役夫終竟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斯言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　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迁化纔近八十而劉温誑詐　太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云不知故湛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録中標其調主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終駟馬之難追恣掘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廻前車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僞妄歷代恒興略叙二三以彰奸匿初後漢沛人張道陵客遊蜀上住鵠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廣徵鶴山頂誑誘僚民奉其道者出米五斗時号米賊後爲大蛇所吞身葬蟒腹弟子詐云全身上昇後魏寇謙之字輔真自号天師倭惑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宫太武親授符籙旗幟尚青以合道家之色覩覩長壽而太武身感癘疾冠謙

七

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脩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籙救世攘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贍金帛遍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燎却眉毛唐

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搆禍幾於亡國道士趙歸真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宋林靈素衒騁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号爲天師既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効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雲濤自弭萬民懽慶林氏逃亡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咄空罵衆詐号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媲媟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帝命盡於蔡州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孽狐之爲祥猶虵虺之洩毒以恠生恠將虛揑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漓之邪風汚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肆頑瞽不懼朝章無上善

若水之能有下愚饕餮之行侵黎民之沃壤古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於志常雖恣縱於奸心終見笑於智者善乎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爲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刹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爲勢家所有或撤以爲薪有何益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爲此者此愚人鄙夫尔又何取焉既号出家之人返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冀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故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弃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尔古人

表六月衣羊表而不拾遺金者既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磨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宫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已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毀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惟詐力見用於宋可爲元惡大憝矣尚未敢改寺爲觀毀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宗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

天台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凉國師不空三藏大遂竹國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閙諍之風無日而息矣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寔萬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規矩莫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像載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宣聖之廟撤釋迦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共門不分臧否一槩收之此所謂聚逋逃之淵藪尔會觀不攻而自敗也噫林泉之士不興物競韜光匿跡人猶恥之況自專符印抑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貶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濫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

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　上於

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高可二尺晨夕禮
奉載以前驅迴至六盤山今庵主溫公爲教
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清凉山建百日勝
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需絶瑞嘉祥不能
備紀　上道回秦川見三教堂有以老君處
中　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子世人中賢
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無爲之風
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逮乎像季斯丈不亡焉
鳴龍樹纂其微音無著天親播其遺美輩英
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會賚貝典
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佛圖澄掌
照千里阿目佉坐舒群兒衛道安注教科經
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解危縛於
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岸巍巍蕩
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明君外護
碩德内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以漢明帝
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金文手圖
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受戒章宋
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達梁武帝講經
持戒陳宣帝降意法進宣武帝廣供梵侶齊
文昌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延玄宗注般
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典德宗憑心外道天魔蹤角折膽集
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行梁晉爭衡
微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大遼則傾國
萬聖於菩提場内伏六師於跋提河邊化緣
事周返歸蓮蕊八大國王競分舍利五百羅

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
大元啓祚睠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
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
令僧亷從恒誦佛經　蒙哥皇帝則供僧書
經高營寶塔　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刹造像
鎔金捨廣大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
思把爲國之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
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
澡其神尊其人而遺其禮非唯緝熙於帝道
乃亦協贊於　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
於壽域家知積悪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
靡於　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

久行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
坐租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帝強詞巧辨口
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
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
其道可法也故大顛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
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

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
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少
敵天地而不恥闕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
間然後至於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
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夭閼他門苟騁奸心蔽
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臆廣撰
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乱真之誑竊佛聖
教妄作僞書恣其倡狂不思顛濕靚　華教
即云在蓮花中見金光明便說坐火焰　全
迷至理巧會經名醜詆似於梟鳴暴突過於
狼噬悖言乱德妖詐惑人玷辱憲章蠹傷風
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仰惟

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
圖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内朗智鑒外明有德
者雖在怨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
達四目幽枉咸通威震九服奸邪克剪躰僧
從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具召二門辨析宗
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彼蹄涔爭

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宗源啣壁
納欵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裨將倒戈
張志敬緘言於後雖鳧趍而鶴列終瓦解而
土崩摘星冠而面慚脫霞氅而情愧佛真道
妄於是顯焉積歲姦兇今朝敗露由是雲收席
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爍纖氷若洪爐之燎
十二
輕羽螗蜋拒轍豈曰堪任蚯蚓奮威終成虀
粉昔明帝驗真僞之情子書咸從火化
今上辟妖邪之氣道經並作煙灰化胡出塞
落空亡謗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時憾死
李志常膽破先殂日赴五千之威靈於今何
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不聞藏天隱地之
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秘術莫顯微徵
笑倒閭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一場出
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簧終貽顏之厚矣
故得　聖上回睠朝臣改觀佛日於是再懸
法雲由茲廣被廓清寰宇大扇慈風剪邪見
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歡呼帝死舞蹈閭閻
盛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虛淨而迷雲
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乱真自古而有非
汝諍論那顯我宗以汝不平起我不平汝道
若平則我自平尔正道如海汝能偃乎正道
如空汝能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汚首徒興捅
辨於汝何補哉不勝舞蹈謹申　賛曰

覺皇利見　龍興五天　教唯入善
宗本忘筌　聖哲欽依　愚夫大笑
道不絶倫　匪爲要妙　異道凶頑
瀆聖無禮　明主難惑　片言可折
邪難扶正　僞不掩真　魔雲永滅
佛日長春　聖壽萬年　英聲千古
十三
熙帝之載　享天之祿　大海有竭
虛空可量　弘規雅範　永遠無疆
偉法王之鴻烈　邁今古而獨高
廓五乘而圍範　運六通而遊遨
坦八正之達路　蘊十智之鉗韜
跨四大而超步　冠百氏之雄豪

據大千之疆域　濟四生之劬勞
慈風軼於麟趾　仁化逾於鵲巢
侔陰陽之盖載　等造化之甄陶
智者知而欽慕　愚者迷而遠逃
嗟聖運之澆季　慨正道之生蒿
嘉吾皇之聰睿　明鑑察於秋毫

哂全真之爲僞　欲禁犬而吠堯
曾一言之未整　咸脫氅而去袍
喬山壓於春卯　洪爐燎於羽毛
蕩魔雲於八表　敭佛日於九皐
至道欝而復闡　真乘軸而再膏
美斯文之未喪　播盛德於旌毛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温　大名府長老明津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長老道雲
灤州　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　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　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叡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珪　蜀川講主元一

持論道士落髮者一十七名

大都天長觀一十二名

道録樊志應　道判魏志陽　提點霍志融
講師周志立　講師周志全　講師張志柔
講師李志和　講師衛志益　講師張志真
講師申志貞　講師郭擇善　待詔馬志寧
古末

真定府神霄宮講師趙志修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薛道録并道士李掌祭暗中在逃餘者一十七名先是童謡有云十七換頭至

是驗矣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泊乎論議盡成虛
詞窮理盡拋冠氅　負墮頭傾剃髮鬚
暮禮佛名慚接和　晨叅僧衆謾長噓
自從漢代燒經後　耻道爲僧兩遍輸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緘　納欵爲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帔纔拋却　三事衣盂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丘劉雖死也應慚

大元至元辨僞録卷第四

大元至元辨僞録卷第五

大都路道者出大雲峯禪寺傳法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録撰

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閻復李濤
王磐等奉
勅撰

何五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
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
事相哥諭翰林院戊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
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
書其事于后臣磐等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
哩所録事跡昔在
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
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
淺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罽賓
大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
上居潛邸　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
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
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
胡成佛經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
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
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
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
哉　上謂侍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